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二

口 13
2221
2



口仁信
2221
2

韓子解詁卷之二

舊刊有有度第六二柄第七楊權第八八姦第九十六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有度

旧刊有第六字

○心度云夫國之所以彊者政也

原注奉法則國彊廢法則國弱群臣百官一於法而無私則國治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

舊刊作彊注彊爲讀作不曲法從私讀奉行也

下文云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可証

行法者君也飾邪篇及奉法已死亦指燕昭王而言鳳卿按泛就君臣上而說飾邪篇云及奉法已亡不止就昭王身上而說茂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

開地二千里

聞地二千里拓境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楚項襄王廿一年秦拔郢燒夷陵襄王亡走陳亡謂

風卿按涿水
名外儲左
宋襄公與楚
人戰於涿谷
上左傳作涿
方城山名見
左傳杜注言
以山水為要
害

衰弊至
齊桓公并國三十
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淫亂
幾亡一國荀子齊桓公并國三十五註謂滅
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
啓地三千里
讀上曰開
地古文率

多此
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之燕襄王
昭王作襄
蓋避秦諱
以河為

境以薊為國襄涿方城
舊注方城涿之邑也按燕策註引後
志涿郡方城縣襄重也言薊為

都城以方城為
外邇故云襄
殘齊平中山
舊註中山國名按史燕昭十七
年與齊趙共滅中山廿八年伐

齊入有燕者重
原註鄰國
得燕者重
無燕者輕
舊註謂鄰國得燕為黨
者則重及是者則輕也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之
謂幾亡韓非
二國未亡
魏安釐王攻趙救

燕
當作攻燕救趙
按六國表安釐王五年擊燕廿一年與
韓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曰說燕德魏故與因諡字為說
取

地河東
原註河東燕之地燕德魏故與之舊注作河東故
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德之故以河東故國與

攻盡陶
原註陶魏之地
舊註作陶定陶也○魏當作衛飾
是史

三畧云有堤
十萬之衆而
天下莫當者
誰曰桓公也

今按古原韓
地後入秦

東明卿本秦
字句近詳同

魏策上秦
魏楚用

不可謂先也
論在拾遺

迂評有王字

陳本無公字

記無忌曰東至陶衛之郊策注在
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
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
原

取為私都舊註言魏加兵於齊平陸
以為私都也今按平陸
陸都邑名見孟子言以為私都有韓策攻楚而私其地之私攻

韓拔管
舊註管故管叔所都按魏策
信陵君諫之又魏文管而不下史表欠
勝於淇下睢

陽之事荆軍老而走
舊註魏與楚相持於睢
陽而楚師追師久為老
蔡召陵之事荆

軍破其魏兵四布於天下
舊註作兵
魏之代
威行於冠帶之國
增安
信王

時敗軍喪地率無虛歲但三十年
信陵君帥五國之兵破秦軍
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

敢出豈指此等事耶山璠云蔡召陵
安釐王舊本無死而魏
王字

以之
韓策魏亡於秦蒲阪圍曰信陵君平之歲
安釐王亦薨秦使蒙驁攻魏拔十城初置東郡
故有荆

莊齊桓
舊刊有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
公字

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

即外又

私行怨當
作和術下
文可証

極泰說六國
極以輕重
也

國按此等
之何也

三卷云邪臣
則其害甚

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原注營私于國法之外

曰謂私交於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

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兵彊

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群臣之上原註謂守

位群臣之上舊利作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舊注得守法度之

加以或以為倒置謬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舊注得守法度之

聽遠事原注謂治事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舊注權

稱輕重也臣使治遠事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舊注權

比周舊注能由譽進所以輕重也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

於法舊注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

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

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進其與舊注與謂則其下所以

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舊注

既多過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姦劫云故以

重人者衆而以法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舊注

壅蔽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舊注邪

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讀危死

危且死也安利安且利也增管子云是以忠臣非罪而死邪

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忠臣舊注

有之三字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舊注臣傷其類故良

矣舊注同氣相求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

重輕公法矣言罪重者及輕之罪輕者以重法中之也原
重輕數至能人之門能人當金專權之臣君謂不壹
至主之庭意舊作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原屬數
雖多非所以尊君也舊注君之彼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
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注舊
臣之家也舊注威權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舊注無憂國
相尊而不勢尊君小臣奉祿養交共為媚佞避犯取容以養
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勢相益不勢厚國大臣勢

於法而信下為之也信任也牧氏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
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舊注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
敗者不可飾量功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
也原注賢者之為人臣此面委質無有二心外云
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舊注朝廷

解林作清
近評作清

毛傳傳也

說見思谷子
尉繚子注
迫感也

有缺上之心按軍旅辭難則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
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舊注為君言也舊標云
上事于有目不以私視舊注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舊人
譬之若手上以脩頭韓文考異唐人書循近下以脩足清
冷之訛暖寒熱不得不救入批本無入字恐衍註非增山人之
誤或曰入矣之誤舊注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鎔鄒傳體不
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
敢不作舊刊搏手必搏之也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
原注云以公任人無外望舊注賢故民不越鄉而交原注
哲之臣智能之士皆以公用之也故民不越鄉而交
民無外交也無百里之蹙原注君無外憂舊刊作感舊注
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蹙感讀當
作感蓋無百里親感即不越鄉而交意今按鄉境訛貴賤

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

舊注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按

上曰備言善立

者亦獲企及故對立者不能過焉愚治之至也今夫輕爵

祿易去以擇其主臣不謂廉

鵠子寧曰臣非自謂舊注易

不可謂詐說逆法倍主強

原作諫臣不謂忠舊注逆法強諫

不可謂行惠施利收下

民為名臣不謂仁舊注行惠收下

不可謂離俗隱居而以非主

臣不謂義舊刊主作上

揚主之惡如此外使諸侯內耗其國

耗盡伺其危險之陂

言際也謂如隣兵臨四境乞援解圍存亡系一使以恐其主

日秦荆徵秦荆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

恐虛也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界

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也厚資以利其家類秦張儀臣不

謂智舊注何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此數物者物事險世

之說也語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簡棄也燕策簡棄人

邀取一時之利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

從王之指指皆通威福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

累世治民或謂治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待言積畜以

用也明主之道賞必出公利名必在乎命畏事舊

注治世之人所與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按具

當作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終齊王

聽王習讀官法類舊且上用目則下飾觀言善外望也舊

不得其上用耳則下飾聲舊注飾聲則耳上用慮則下繁辭

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目耳慮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

數淮南子注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舊注因法數審賞罰用

其真偽斯術也故法省而不侵民能獨制四海之內獨制獨

先王所守之要不得用其詐險躁險險躁人不得開其佞漢書公

之卿皆關說註因茲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

郎中原注述侍之官今按郎中侍臣長官猶今藏人頭八經

字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舍直當作指淮南子趨

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單盡也此謂上自朝廷

下至群下謹其行止雖微小事必肅整矣思不出其位也漢

書賢王莽知中外彈微亦此義原注誤為卑官與群下字似

重復舊注雖單微直湊亦不失職或曰湊奏通直奏謂昵近也並欠

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論海岳名言曰所言運筆布格之法

皆自抒心得要為直湊單微也按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

禮注關已
許嫁疏通也
選李翰註
云關猶用也
秦策郎中注
郎郎同漢百
官表注主廊
內諸官
增湊當作湊
至也單微賤
者也

日有餘多暇上之任勢使然也舊注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
上之任用之勢不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
舊注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積作即使人主失端東西
按易繫辭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故
易面而不自知舊注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故先王立司南
以端朝夕則端正也堀秀日人步道路九轉右折始則東行終
邪而不自知故先王制司南以使人行人不迷紆曲之路原注
喻立法以正群臣舊注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按
晉輿服志指南車駕四馬其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
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迴轉而手常指南指大駕出
行為先啓之乘按此制雖不知與周公所故明主使其群臣
叙異同如何比之後世子午針盤同用
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舊注不令遊意法外為
也遊放也為惠謂田氏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
貸以大斗取以以小斗之類

錯當作

作君位
愈繫盜不
帝紀細密
文峻賊不
曰賊不勝
不可勝也

通嚴峻也荀子注陵渚也舊刊作凌過遊外私也注既使群
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增
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舊注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威不
貸錯言威權不可假下錯措通謂施行子罕請宋君曰制不
共門八經曰賞罰下共則威分故貴獨斷原注主威不外借
故不共臣同威制共則眾邪彰矣舊注威制共臣則奸邪
門錯置也
不信則君行危矣舊注法不信則後不可行君刑不斷則邪
不勝矣言刑獄不決斷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
為度舊注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以規矩為其上
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上智下智之反舊注君智
當以先王之法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原注而高科削原注
為其比例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七

司馬遷傳大
道之要主健
養子無取
健食也注
養之入多
食欲
若子勸屬
之民注或讀
為厲

為平舊注科等也則高等令權衡縣而重益輕舊注減重益
就下也律志準換平取正之器權衡乃平
斗石設而多益少原注減多益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舊注
而措之治自平增管子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註但舉而置
之無不行家語孔子曰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禮記
註措猶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
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
治亂決謬紕繆齊非不避謂必罰不遺謂信賞矯正也孤憤
其健羨齊其為非細音黜鳳卿按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
威民屬當作厲說使所以立廉恥者屬下也退淫殆山云論
淫倭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舊注不敢以貴
人殆原注易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彊舊注而守
去聲

三畧云殺生
愛子善將
愛子威而

一

要故先王貴而傳之舊刊貴下有之字人主釋法用私則上
下不別矣張廣王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命詞

二柄舊刊有第七字

原注賞罰不出于已而使入臣竊之故有篡弑之禍神
駒本標注楊升庵曰二柄語出慎子而曲引直叙無不
盡情○唐太宗曰國家人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
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言道之以德制之以刑

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
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陳本無世之姦臣則不然
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舊注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

虎喻君

覽下制於其

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舊注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

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

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舊注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

其君矣舊注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

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

而推於字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

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舊注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

而行之羣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

原注恩而行之羣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

召逐臣于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

如之而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及子城子公公孫

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

孤寡者私與之粟外儲說齊大饑民趨田成氏者不聞不活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舊注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

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

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補

此說而田常用德原舊注謂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原舊注謂

宋君劫故今之原之作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

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

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非或兼

人主將欲禁茲則審合刑名者張榜曰刑當作形增刑形通用

下脫審合形言不異事也以原舊注言名也事刑也言事為人

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

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

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

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鄭

貴也按下文例也當作之十四字句害甚於有大功故罰原舊

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故失職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

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原舊注寢寢而覺

証以關昨鄭義不與此或曰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

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

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

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

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負也原舊注守業以當

此者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爲助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原注賢者必多

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原注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

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

不效原舊注飾行則偽外故真情不顯也舊注真情羣臣之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原舊注莫不飾行故真情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二

王好勇而民多輕死

國中多餓人

有鯨黑之色

約食渴而能立

瑯邪代醉編論

失無度伍舉入諫

自宮也

賢故子之明不受國

卿按舊注以不受國

王好勇而民多輕死事見七德楚靈王好細腰而

國中多餓人墨子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

有鯨黑之色主術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餓也越王

約食渴而能立式而能起管子夫楚王好細腰而美人省食

瑯邪代醉編論二王荀子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

失無度伍舉入諫前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堅刁

自宮也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燕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喻好

賢故子之明不受國謂明猶揚言也伴誘燕王以外諸說潘壽

卿按舊注以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注匿其端避所

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

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喻以亂死舊注子喻桓

公蟲流出尸而不葬史五公子作亂不飲殯蟲流出此其故

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原舊注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

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原舊注緣其好

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言羣臣易為與外人謀欺君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一

山云尸誤

欲見者好惡見

也言羣臣以

若好惡為取

利人資則不情

此篇招主術
大要

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原舊注君無見好惡則臣素則人君不蔽矣
原舊本並作大

揚權

舊刊有第八字鳳卿按古本作推博雅揚權都凡也徐曰推之言畢也又謂粗畧而舉之曰揚權

原注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舊注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鳳卿曰權當作推蜀都賦謂為左右揚推而陳之注劉良曰韓非有揚權篇班固曰揚權古今其義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天命

原舊注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物云起得高古

天命猶正命亦謂其循道不害也言天有大命人夫香美脆

以是為大命也鳳卿按天之所賦人稟以為性命

味七發注引作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舊刊病作疾諸說文脆物易斷也

曼理皓齒曼理細理脆肌美色皓齒謂如瓠犀也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曼服說情而捐精

遷評作損

鳳卿按服

難一曰桓公問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讀為是

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法泰見權不欲見

素無為也權政柄素猶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之素鄭玄讀為僚字書僚向也又循其常分曰僚也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原舊注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

效效致也獻也猶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原舊注以用也君但效首虜之効也

四海既藏道陰見陽藏蓄也言四海之民既為已有君能謹勿見好惡而臣失其資

道由也道陰見陽猶言居靜制動也上文以聞見藏之謂也

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其能如此則君當道臣

有見君之陽誤茂卿以陰陽當刑德導民以刑使其循法而

行故曰道陰懸賞示之使民趨于法度故曰見陽亦誤○泰

害方央待以藏陽音叶待原蟹韻蕩亥切又紙韻叶直吏切

下文皆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尤右既立謂甲乙異事開門謂

立之義按原舊注云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

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士

論語注
為也丁文
上焉則
三寸篇心
藏之藏
增一云藏
言四方賢
才來集也
陰陽左右
益言人君
用權之事
下文與二
俱行則此
也注或全
中門而立
見外儲說

戶子使通 何晨亦通 增韻司主 字也 御覽九百 十八用作 因是 韻會制作 用 易觀卦注 生猶動出 也老子云 天地所以 能長久者 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 人後其身 而身先

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舊注當受也按下文規矩既設三
偶乃列是言左右不同則我中立執其正不倚一方是謂與
二俱行履理不方也○原注刪如此勿變勿易與二俱行勿
同聲相應當受也九字當之作受之
勿易謂因其事二即左右也俱行謂參伍而不偏職原舊注
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讀二指刑德
並行之不已此皆俱臣賢賢臣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
化而或謂履理也原舊注君能履
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上乃無事狸野貓說苑使驥捕鼠曾不如
方不方謂圓成也原舊注所長謂任材用物當卿案物皆
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按趙岐注方猶放謂放棄也矜
而好能下之所欺原舊注居上者矜其能則
因其材則辨惠也讀云生出也辨惠之人必欲善自我出之

詩終風鄭箋 正猶止也

是奸生也下文形名參同用其所生
出之也注非增惠慧通今按生割也因之反上下易用國
故不治原舊注上代下任下操上權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原
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舊刊者唯其正名乎故以名為首
鳳卿按老子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
彰以名為首謂以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名自命令事自定原注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增揚升庵
止與殆拉韻韓非子亦以正桓定倚徙也淮南子撫泰
曰何故趨曰何故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
此三條耳不見其采下故素正也見顯也采文彩也謂智能
上不自用其能是以下自素正素僚通循其常分曰僚因而
也原舊注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非
任之使自事之則原舊注因其事而任之彼因而予之彼將自
舉之舊注因其事以與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正讀曰止言
之彼則自舉之

野生見老子
說文同舍也
按書名有開
易參同契八

三傳注

事使下定上以名舉之原舊注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不知
其名復修其形鳳卿按形事也循事以求名也則刑名審矣
形名參同用其所生鳳卿按戰國策注唐人書循則修其名也
所生謂本也參二者誠信下乃真情原舊注此形名所用之鳳卿按
信也貢謂陳見也鳳卿按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原舊注君人
貢如說苑貢其能之貢原舊注君人
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
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原舊注夫智巧在必背民人用之
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反復也
理形之理猶言人之道天無形人有智大鞠之終則有始原舊
形故云易云自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原舊注
注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則又形之理者督考參驗鞠
畫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今按有又通終則又始言不極

魏徵曰陛下
虛心採納

山璠云當作
虛靜以待上
文虛而待之
主道篇虛靜
以待荀子心
何以知曰虛
一而靜

同謂同辭也
清極其然作
其善

增一本而下
有下字
而介通用
鳳卿按道不
意司於萬物之

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原舊注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
之用其所生即是八經云上君盡人之智與其用一人不如
用一國曰說以靜字倒待已握勾虛謂不務能靜謂不為物
所動未嘗用凡上之患舊刊作凡人必同其端原舊注端謂
已謂用下長物本作凡人信而勿同萬民原舊注其
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信而勿同萬民原舊注其
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原舊注其
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然者以之原舊注其
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原舊注其
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形生盛寧命斟酌用之讀言斟酌
用之於民也增道德廣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原舊注道德
深萬物斟酌而資用之原舊注道德
物自寧方日外云盛受也或道者下周於事因替而命與時
成字誤按不與即不同之義原舊注道德
生死原舊注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
生鳳卿按註教報之誤與時生死猶言原舊注道德
與時消息也或曰而語詞不必訓汝原舊注道德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四

今按中和在燥濕之間

註言字衍

原舊注。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而又同情。讀名一下。漆。故
兩於字。義乃明矣。鳳卿按。以一理推。同情之物。之謂也。

曰道不同於萬物。原舊注。故能生於萬物。增茅坤曰。道不同於萬物。數句深得至理。德不同。

於陰陽。原舊注。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原舊注。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

出入。原舊注。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原舊注。故能均於燥濕。讀

皆以燥濕變。唯和不變。和見唐志。匏第七。巢有和。增字。惠曰。唐書禮樂志。其物名在八音。七曰匏。為竿。為巢。巢大笙也。為

和。和。小君不同於羣臣。原舊注。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原

注。此六者。皆自道出。原注。五字。故曰。道之出也。增道無雙故

趙世楷本註。出生也。鳳卿案。出猶魯之出之出。

曰一。是故明君貴獨。即無雙之謂。所云道之容。原舊注。道以獨為容。山璠

云。貴獨。倒置。莊子。宋鉞尹文。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原舊注。下當陳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禱。謂有求也。

趙本注一本有也字舊刊同

君人之道雅
俗久而不徒
出之法非或
友還也蓋言
人所陳之還
其效

易注離明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原舊注凡聽言之道或有
 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尚書孔傳聽察是非也周禮注謂
 平察之或曰入於君也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因以責其功
 鳳卿按聽事之道以訟者之言反發之問鞠訊訟者吾不
 為始也楊慎曰似小銘按聽聽政也一曰聽下忠脫言字故
 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原舊注審察其名則事位自聽言
 之道溶若甚醉原舊注溶間漫之自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
 敷奏也
 屑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屑乎愈惛惛乎原舊注屑
 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輳
 為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
 上不與構原舊注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
 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按舊刊輳作湊注同古通用叔孫
 通傳四方輻輳注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賈誼傳作

增云荀子
則謂逐解
則謂逐解
則謂逐解

一人謂監

說今從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原注神者隱而莫測也既不神
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則可測故可因也舊注神者隱
則無常則可測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
累解舊注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下因
地若天孰疎孰親舊注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言人能執法
而勿親原舊注內謂君之機密也欲治其外官置人
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原舊注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
不恣有移并并兼之事
大臣之門唯

周合齊也

恐多人原舊注臣門多人威 允治之極下不能得原舊注神
此更求是謂大惑原注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 猶民
愈衆姦邪滿側 故曰母富人而貸焉齊田
母貴人而逼焉如季孫之於魯昭公原舊注君之富
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則勢聚焉故失其
排大於股難以趨走勝元之於足利氏原注臣重於君難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為虎隨後以伺其隙○鳳卿按注
主上不知虎將為狗狗虎之使令為狗謂大臣樹黨與
之誤姚紹之皆為武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然所以陰謀其事非
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七

讀注刑能
使狗信也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言人主不伐其聚狗之徒。虎者日多。喻
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此謂如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按注事恐氣。虎成其羣以
殺其母。舊判殺作弑。原舊注。母則君也。既朋黨相
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為主而無
臣奚國之有。原舊注。臣皆為虎。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
故曰無臣也。原無字。刑大虎自寧。原舊注。主既施刑。虎則
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
反其真。原舊注。謂君君臣臣也。鳳卿按。狗虎之黨與善惡必
及孰敢不信。狗信。法刑。不為虎使。則虎勢孤而失其
爪牙。所以反真為人。也。喻必罰無失。則下不疑。法刑。欲為其
故主威立而黨與一能結。曰說狗為苟。若狗訕並非。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為其地者。謂為之所也。左傳
散其朋黨也。原注。作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
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蔡仲云。不如早為之所。也。左傳
不過三國之一之類。適者。節制也。原注。地亦國也。欲治其國
必令賜與適。宜讀地國殊甚。言制其采邑也。或云。與漢書為

讀注益求
音釋

本將軍之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讎人斧。舊判。讎
地。同字。法。假讎人求益。而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原注。以斧
舊注。亂人求益。而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原注。以斧
之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原注。以斧
假與不可。舊注。有仇。既得。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原舊
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句。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原舊
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
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注。靜爭之誤。下匿
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原注。下既有羨之
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原注。度量可以割
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原注。度量可以割
也。寶。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原舊注。黨與具。可以
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原舊注。四指為
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增。公羊傳。膚寸而合。何休註
曰。側手為扶。按指為寸。焦氏筆乘。扶讀為膚。古字通用。山云
投壺註。鋪。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
四指曰扶。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六

旧注脱五
字今据評
林景國補

度量恐倒
叶韻

早
廉
也

國策卷之
五曰諸侯
之不可一
也

范曄傳本
其枝灌夫
傳枝大於
本枝大於
枝不折必

貴其家

舊注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已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舊注貴其臣臣將貴其臣

已按不貴

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原舊注臣既貴富備必將代

謂為節制

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

原舊注太子

作伐為是即上

文伐我之伐

副貳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

凌本武下有

國之重鎮四字按備預防也恐戒懼意讀危殆猶儀式刑

也鑿矣此言不早定儲位則國基不固終招內索出圉必身

嫡庶爭位奸臣因以成其謀齊晉之亂可鑒

自執其度量

索繩也言君出入乎索繩範圍之中必身自守

黨與藩圍也說文圍圉圉也爾雅云圍禁也言不為群臣所

環繞也○原舊注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中欲求出圉

但身執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舊注作厚古通用下兩靡字

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墨子相擊相摩言甚者虧損之否者厚切之皆從法度也非

又墨子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

餘子綽云奢靡之靡或云風靡之靡原舊注厚謂臣黨與

象勢位高也薄謂位高且薄于君者也按厚薄以勢威言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敗其上虧之若月

原舊注若月

解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虧之若月

道也○今按注亦下蛇足

簡令謹誅必盡其罰

原舊注盡其罰

也

按原舊注以射不當樓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今

樓一正字通引此作爾言大臣常有謀君之心喻雄鷄偶

量以割下張弓擬之勿弛其守一棲兩雄其鬪嘯嘯

注喻兩政耦國也此豺狼在牢其羊不繫

原舊注喻吏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謂大臣耦君原舊注

誰從故事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水毋使木

枝扶疎

原舊注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技也數落木枝者喻數

枝扶疎

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疎

疎魏文帝柳賦扶疎而字散大玄經洞簫賦亦有扶疎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九

木枝扶疎將塞公閭原注謂臣威權私門將實公庭將虛

如後三帝帝峻卻藤原教通奏教通艱然拂衣而起大呼曰

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

而出無留主將壅圍原注謂圍也數披其水無使

水枝外拒原注拒謂枝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水毋

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原

注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

技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

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山番

曰春多風呂氏春秋春之德風註強今按春風喻重賞是公

子既衆宗室憂吟原注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此原注止之

之道數披其水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水

乃不神神旺之義云抑之誤填其洶淵毋使水清填塞也洶淵者水之停積水

清鑒之者必衆喻下強探其懷棄之威原注探其懷謂則主

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棄之威原注探其懷謂則主

上用之若電若雷原注威不下分則若雷電也趙本有也字

八姦原注摩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謂古今奇

絕妙品○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載如畫使夫人觀之

凡入臣之所道成姦者道由有八術原注道引也原注言姦

誘引君之百姓以成也一曰在同牀原注同牀與君何謂同牀

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原注同牀與君何謂同牀

段必用何謂曰貴夫人愛孺子讀男色寵便僻好色原注得

雙美好之色按僻讀曰嬖孺子皆貴於王是此人主之所惑也託

於燕處之虞醉飽之時同意註進以燕朝而居曰燕與衆醉

韓文志師古
注孺子王妾
之有品也

多字

音秋本楊
升菴曰指
數奸臣作
用千年如
見

雷電

氏曰唯唯
而文

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舊注乘因也夫人孺子
以燕娛之具以求為人所聽
其所欲事無不聽
謂同牀使之惑主主惑
荀何謂在荀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謂原曰注優笑者
短人也按優調戲也優施優孟優旃以善優戲得此
世主以其至卑親近無隔意楚策注習所昵者
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唯速而恭諾緩而慢
意承旨韓詩外傳當人前決意
俱進俱退皆應皆對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
問之則皆對按後世臣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
者常侍結黨誑君皆是
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

劫原旧注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
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
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杜預曰側
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
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聲音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
約處恐虛字約以爵
其主舊作此之謂父兄大臣之法收謂攝其心也謂臣欲
邀下數詞其作共言事於君其事成大臣必益爵祿用
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
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
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
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

說古通辨如
水流行無滯
故曰流行

迂評
懷公心

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
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
塞其主原曰法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而成其所欲此之
謂民萌六曰流行季世多此弊風人主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壅其言談說文固四塞也壅蔽也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辨
說原曰法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接為人臣者求諸侯
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
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
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原曰注施設屬浮虛之辭山
以環生圖私為勢注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也又云環讀
目環康誥孔傳病也蒲坂圓云詩傳壞疵也謂傷病也鳳卿

按初見秦有壞韓字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曰君人者以羣
臣百姓民者國之本為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
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
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
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子
舊刊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也索求小
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
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
制斂於內籍制聚斂薄者原注薄謂次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也數
大使大國之使也增大使猶重使也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魏策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

墳積也
周語注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茲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不可不察焉陳深曰已上歷陳茲態而此却明君之於內也
娛其色而不行其謁按舊注所以防初茲之同牀
遺不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按舊注所以防初茲之同牀
不使益辭防二茲之所在
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防後則任之不當
也當則罰之今按任任子之任言聽父兄之言而舉用其人若
其人不善則罰舉人而不宥是使父兄任其言之當於後日
也不令妄舉茲之父兄防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原原注謂知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言原注防四
其所從來其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今其於德施也縱禁
按言君不敢假其柄則羣臣戒懼君意發墳倉
財東京賦發京倉散禁財薛發墳倉原注墳積於倉利
綜曰禁藏也發散禁庫之財

於民者必出於君孔子家語載孔不使人臣私其德齊田氏
貸民之類原防五茲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
實其能察其過原注詳其過實其不使羣臣相為語上文云養
說者使之以語其私原注防六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
賞稱功之大邑鬪之勇無赦罪原注邑鬪勇者謂不
使羣臣行私財原注防七其於諸侯之求索也
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原注防八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
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原注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
條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原注臣自外制內
此者君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原注聽大國則
必亡也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二 二十三

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聽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原舊注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增大國諸侯
其君矣言不聽大國則自持者重諸侯不敢得制之况諸侯
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以下刊明主故曰重陳深曰此處句以
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賦晉語註也是以賢者不誣能
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
不肖論有功勞不字管用諸侯之重謂諸侯之所貴重者如
蘇秦佩六國相印之類

及恐友

原舊注諸侯以勢位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
也古所委屬而君用之於上主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
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選官
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呢於貴也
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隨注隨也而簡其業此亡
國之風也舊刊注隨毀也或本為隨燕

韓子解詁卷之二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韓子解詁卷之三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十過

舊刊有第十字。過失誤也。言君人之
於行政任人者不少。機則有十過。
增陳深曰：先有後
十件事方冠十柱。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離國內而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

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讀為人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飾邪篇淮南子並共作恭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

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

退酒也穀陽曰豎上舊刊有豎字非酒也趙世楷本無也字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後漢文苑傳注引淮南子

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

不穀高誘曰不穀不祿也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

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子作率不穀無復戰

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說客奮辭失實以為大戮故豎穀陽

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淮南子作非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

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左傳成十六年淮南子人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

以垂棘之璧垂棘地名出美玉與屈產之乘錢塘懋汝功曰本其所

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二

良楚產也九傳屈產之乘杜預注屈地所出良

馬趙岐以屈產為地名誤何休曰乘備駟也

賂虞公求假

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二

良楚產也九傳屈產之乘杜預注屈地所出良

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重棘之壁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壁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車木也。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讀正是字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及淮，南子作還滅虞，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壁而報獻公。注出公羊傳：鳳卿曰：在穀梁傳：僖二十年。獻公說曰：壁則猶是也。讀依舊也。雖然，馬齒

亦益長矣。穀梁益作如。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左傳：呂氏春秋：淮南子：新序：善謀篇：並載此。

奚謂行僻？昔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

君。原舊注：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原舊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

制有：中謝佐制者。注：中謝官名。璠按：中如中涓，中郎之中。說林：上下並有中射之士。未見上射下射。注：恐非。蒲坂圓曰：楚

策注：射人者。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

有戎之會，有戎：鳳卿曰：有戎猶有虞有周之。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

之蒐。思玄：賦注：引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而戎奇鬼焉。左傳：黎山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

狄叛之。原舊注：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

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
左傳申，會在昭四年，乾谿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以身之難在十三年，韓子謬矣。

之至也。

四傳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

舍以宿。西征賦：稅駕西周。注：引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舍以宿，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

夜分，荀子注：而聞鼓新聲者，王璠詩：養生論注：引韓子聞有

鼓瑟者，寡婦賦注：作鼓琴，下而使二人，樂而說之，使人問

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

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有文選注：聽而寫之，師涓曰：諾

因靜坐。文選注：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亦

御覽作虎所

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

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山璠曰：施夷，臺名，蓋虎祁，龍

蒲坂，圓曰：史作施惠，正義曰：一本慶祁之堂。酒酣，靈公起，公無起，公二字，史曰：有

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

之，未終，師曠撫抑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

道奚出？也。由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

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

音，舊刊有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物曰：言終。平公問師

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

御覽作主
君別於先
有字平上
宜分全矣
所好者音
風俗通道
作從境作
富者等字

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從也。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堦。增史無之堦二字。魏世家說苑皆曰：范座因上屋騎危禮也。喪大記注：危棟上也。堦危或通鳳卿按：王充論衡作上危。張文成游仙窟注：引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長笛賦：頽延之曲，水詩序：音中宮商之聲。琴賦注：引無聲此文作廊門之危花。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一作提是為師曠壽反坐。舊刊無坐字。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許慎曰：絃急其聲清也。南都賦注：引此作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

西山
武西

星名
星名

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六後漢儒林傳注：引蛟龍，此無而六二字甲方，賦注：老父神如鳥兩一翼者，常銜火在，並轄，齊注：蒲末切。舊刊作蚩尤，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掌時。黃帝六相尤並載注：楚辭曰：選衆以並載。蚩尤居前，風伯進掃，應璩書曰：黃帝駕象車，畢方並載，蚩尤居前，風伯進掃，應璩書兩師高誘注：淮南子曰：風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作蟲，蛇增泰，焱訓：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騰蛇無足而飛，注：兩雅曰：騰蛇，郭璞曰：龍類，說家語：騰蛇遊於霧，乘風雨而行，王術訓：騰蛇游霧而動，說山訓：龜策傳：騰蛇游霧而殆於蜘蛛，吳都賦：躍龍騰蛇，注：楚辭曰：騰蛇兮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飛，伏地鳳凰覆上，鳳凰考檢諸書：騰騰互用，難勢篇亦作騰。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古謂其國君為主君，又見雲白新刊韓非子解詁

風俗通
作大風
至大風
雨澤沛
又作遂
病焉
坐上
凡字

五傳

臣而議德薄不足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
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淮南子耳聽白雪清角
至大雨隨之裂帷帳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
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焦氏筆乘古人謂空盡無
也平公之身遂瘡病王充論衡感虛篇載此作瘡病淮南子
為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瘡病晉地赤地注神物即神化之物
言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
彪也瘡病篤疾赤地旱也蒲坂園口按少得瘡病
晉昭公二年此云平公瘡病不合是蓋雜家說不及深辨
故曰不勞聽治而好五音不已淮南子無二字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懷昔者知伯瑤舊刊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

行趙策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滅之及歸一作休兵數年
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舊刊無欲勿與段規策注韓人
魏亦有吳注姓譜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
而驚懷驚懷同舊刊作驚懷彼來請地策有而不與則
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狂原舊注狂習也得地又
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
可以免於患而待其策無事之變康子曰諾策作因令使者
致萬家之縣策作邑於知伯知伯說原本脫又令人請地
於魏宣子策及說苑作宣他書欲勿與趙葭策注魏人亦晉
淮南仕登說苑仕增魏策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
及說林仕章皆名異言同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三 六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疆舊刊作強讀自恃其強所以怒彼也而外怒知伯

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恐脫諾因令人

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入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舊注

邑名策注漢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蘭縣蔡或蘭字訛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策作

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注孟字也國語韋而告之曰夫

知伯之爲人也陽規策作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

原注三使因備以相約知其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孟談曰夫董閔于閔讀爲安說苑董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其

策作也治晉陽而尹譚舊注尹譚安于屬大夫策尹作君汪君

鐸治晉陽循之唐人書修多其餘教猶存君策注謂其定居

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游俠傳裴註引無此字策

有延陵縣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

五官之藏字通行覽察巡視也蒲坂圓曰蓋謂城郭庫府倉

管子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又云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天文訓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

央爲都兵畧訓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說苑長五

官有知子貢者乎墨子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楚策

王及野五官失法戰國五官之制未聞如禮記左傳國語荀

子家語漢元后傳五官皆非此義也策作案府庫視倉廩自

城郭不治止守備已具無之山氏曰列子五府爲虛而臺始

注周禮太府掌九職九貢之貨賂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

主四時食物五官之藏此耶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

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

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

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

自遺三年之食後漢書注遺猶留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

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原注奇音羈餘也問人也餘莊子注未應使治城郭之繕君夕

出令明日倉不容粟讀言出令之明日府無積錢讀言府無

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

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以足刊以已通舊甲兵

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垣皆以荻蒿楷楚策垣注牆也荻蒿屬爾牆之有楷高至

于丈孫鑣本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

勁菌當作菌書孔傳美竹也楷中天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

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

堂令舍吏舍讀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柱君發而用之於

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

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歸軍讀舒張軍異也

居而處舊刊窠作巢為是淮懸金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

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

守矣欲以城下策注謂將降下何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

臣聞之臣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策作知君失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御覽則作而

舊刊作
之友

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淮南子有而約之乃張
 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淮南子上今知伯率二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策有二君曰我知
 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蠱中讀中心蠱暴增策注蠱租
 而少親我謀而遂策有未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
 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淮南子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
 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友諸本三作二策陰約與之
 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友于襄子襄子迎孟談
 而再拜之且恐且喜恐謀泄也○前後二君以已約遣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夫國語作智果注音大

色動
貪視焉
之意

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以車為門而轅外向項羽紀
 註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吳氏曰晉語知宣子將以瑤
 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通鑒取此與策前後不同
 智過恠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山瑤曰恐其行矜而意
 高非他時之節也讀禮君不如先之君曰策作智吾與二主
 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策註言親與二必
 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策註言今且暮將拔之而嚮其
 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後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
 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
 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屬注也焦氏筆此必有變君不如殺

評林安二
子之心則
三君無變
志也
見識也

之君曰策作智伯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
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盾韓康
子之謀臣曰段規策註宣康二語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
其二君約策與其與破趙國策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
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
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策註翼左右夾擊淮南子作亂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舊刊智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敗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

六傳

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見晉語趙策淮南子人間訓
家出公十七年智伯分范中行地哀公三年分地次
年殺智伯史自牴牾而以韓子考之晉世家近實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舊刊聘作聘風俗
秦相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
明主得國失國何以舊刊何下有常字增宜作常何以由余
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經也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
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寡德之人問道君
言不顧辱君子而敢問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秦紀
靜曰飯器飲於土釶如淳曰釶飯器之屬瓦器也說苑作甌
謂之簋者魚食之而美盛之士釶之器以進孔子王肅注曰
土釶瓦甌說文曰甌似小甌大口而卑用之以食增墨子古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三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實
服逮至其厚愛民也黍稷不二羹醢不重飲於土墉啜於土
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
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
木而財之御覽裁作材削鋸脩之迹原舊注磨流漆墨其上
原舊注流布也說苑作裁流字注增齊俗訓削剗削鋸註削兩刃勾力
也按之猶其也增說苑猶漆黑之以爲器按流猶並髹音誤
墨作黑是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
十三說苑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酒器舊刊酒墨淶
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爲茵汜論訓註縵帛細帛也蔣席額緣
原舊注蔣草名增原道訓註蔣者蔣實其米曰彫胡音漿額
帳額之額考文紀正義引晉刑法志云布其衣裾而無顏緣
朱策宋王爲無顏之冠註冠不覆額是額顏義觴酌有采讀
同土術訓越席不緣言蔣草爲席布飾顏緣也

酌皆器增說苑觴有彩圖見博古圖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
三十三夏后氏沒說苑以沒山播曰沒猶滅繫殷人受之作
爲大輅舊刊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歷史
聖音惡說文曰白土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
也猶今石灰之類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
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漢書百官表寡人聞隣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
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舊刊無
本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言請留其歸
以疏其諫史記說苑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三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史記史廖作內史增晉語註女樂傳註十六人也案內儲下兩云女樂六則女樂亦以用六份八份之數也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讀不逐水草之利故牛馬半死也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字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闕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見呂覽不苟篇精神訓秦本紀韓詩外傳說死反質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豐三縣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也殺顏涿聚及利津霑化海地皆濱海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也。殺顏涿聚父之大盜也顏涿聚曰君遊學於孔子汎論訓詁作咏史濁鄒孟子離由左傳黎丘之戰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註齊大夫顏涿聚曰君遊

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舊刊人君雖樂之將安得說死君雖樂之將安得。安得樂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大夫成子其謚也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說死以臣者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死正諫為顏涿聚齊景公事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是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魯莊十三年年十五年會鄆十六年盟幽僖四年服楚次年會首止次年伐鄭八年盟洮明年會葵丘一匡天下王之

也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
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舊刊有此病二字管子作此疾政
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
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
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懷則不得民
心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舊刊無夫字讀上尚同捍不寬
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
公如而好內二柄如下一柄如外字豎刁自積原舊注虧勢也易大畜釋文劉曰豕去勢曰積積積
通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舊刊無然則衛公
子開方何如舊刊無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不過十
子開方何如舊刊無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不過十

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
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
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
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
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
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讀中心堅固少欲而
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讀二句交互看
以為表準堅中而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
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濕
朋而與豎刁讀與之以政也讀也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

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正義曰桓公

氏春秋曰桓公有病易牙豎刁桓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餘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慨然歎蒙衣袂而死乎

壽宮蟲流出于尸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蒲坂園曰此云

三月舉大數也史記桓公守之室公兵訛言羣公子爭國而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

一室不得出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尸故桓公之兵橫行天

下為五伯長卒見殺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

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

名為人笑之始也事載列子力命莊子除無鬼呂子貴公及知接淮南子精神訓說死權謀史記齊世

家管子戒篇奚謂內不量力折外恃諸侯四字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

謂韓君曰韓襄王四年秦使甘茂攻我宜陽明年後史策載之在宣惠王十六年發端曰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

朋韓相國史名侈與國不可恃也策注與謂山東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

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原舊注秦害交於楚也

也交猶移君曰舊刊君作公善乃警原舊注警飾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

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

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

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讀廟祠言禱求也增史作禱祀崎允明曰大事必告于廟其為楚

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趣急也讀信臣使臣也增過秦韓信臣精卒淮陰傳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出城揚升庵外集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可信任之人劉虞傳信命竟不得通減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不通也

晉人語尚簡省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奉元作秦今從舊刊或曰秦臻之訛

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

兵援韓

願大國之信

原注申也舊刊注也字下

意於秦也

言楚拂國內而起兵以援韓韓必克秦是信意解紛也策作遂肆意因願大國令使

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

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

韓君韓君大說舊刊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

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

也史策絕強齊之敵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

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促楚芻葢相望旁午不絕也而

舊作師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

者則國削之患也篇首作削國

十傳

奚謂國小無禮

折不用諫臣四字

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曹

君祖揚而觀之

左傳其裸浴薄而觀其駢脅呂氏春秋使祖而捕池魚淮南同釐負羈左傳釐作

與叔瞻

鄭文公臣叔瞻伯呂氏春秋作被瞻此云諫曹君者蓋鄭亦有觀駢脅之事因誤混兩喻老曰叔瞻

諫鄭君則與諸書合昔語文公諫觀狀以伐鄭又叔瞻曰天禍鄭國使遙觀狀賈逵曰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

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

彼若有時及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

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

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原舊注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

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

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於諸侯稱萬乘是為始其左右從者

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晉語：首首誅，讀貳，二心也。增杜註：自別異。

曹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猶捐館也。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周語：敬其祓除也。注：猶掃除也。而社稷不血食也。祭曰血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嘽騎二千。師古曰：家業世相傳為嘽騎，嘽職之騎士，其精可知也。原注：嘽等也。言馬皆一體精練也。舊注：作言馬齊等，皆精。

也。步卒五萬，輔重耳。人之於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讀懸，謂縛之也。山璠曰：繼也。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違，猶棄也。原舊注：知不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事見左傳：僖九年，晉語：史晉世家：人間訓道應訓呂氏春秋上德篇。

